

台灣客家話在地化現象之考察*

鍾榮富
南台科技大學

台灣的客家話迄至目前為止，多偏向「趨異」的研究，以挖掘不同客家口音的調查報告或以某一口音在不同地區之變異為標的。其實，台灣的客家話雖然分為四縣、海陸、饒平、東勢、詔安等不同腔調，但是由於客家人生存於台灣，自然無法免除於各階段統治者強力推動的語言政策之影響，如日據時代的皇民化運動、國民政府推行的國語運動、民進黨政府推行閩南語運動等等無不深深影響客家話之語音與詞彙，使客家話產生了「在地化」特色。由於日本語詞的大量借入客家話，由於國語昂然地走入客家人的日常溝通之中，由於閩南話無所不在的包圍與台灣意識的擴張，使台灣的各種客家話的內在結構漸趨一致，帶有濃厚的台灣色彩，然而這種現象在文獻中迄今尚未引起太多的注意。本文從語詞及語音兩方面，檢視台灣客家話共同的在地化現象，並認為客家話未來應多重視趨同現象之研究，循序漸進地建構「台灣客家話」的共通特質。

關鍵詞：台灣客家話、在地化、台灣閩南語、四縣、海陸、饒平、東勢、詔安

1. 前言

台灣的兩個漢語方言中，閩南語與客家語在語言研究與語言態度或語言意識等等層面均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台灣的閩南語之中，漳州腔與泉州腔是主流，夾著同安腔、惠安腔等等大小不同的次方言群，外加偏漳或偏泉等台灣特有的閩南語（許極燉 1989、林慶勳 2001），甚至還有閩南語與客家話共組成的「大牛欄腔」，¹但是除了與社會語

* 本文初稿曾在 2012 年 4 月 26 日中央研究院舉辦之「第一屆台灣研究世界大會」上發表，感謝與會之專家學者之指正。更感謝匿名審稿者的細心與正面積極的建議，相關建議大都已納入修訂參酌。本文為國科會 NSC 101-2410-H-218-015 專案研究之部分成果。

¹ 這方面的研究很多，請參閱陳淑娟（2002）。洪惟仁（2011）對於「大牛欄腔」的演變與擴散有很仔細的說明。

言學或語言接觸相關之學術論文外，全台灣的閩南人很少區分彼此，很少堅持使用那個腔調。以台灣閩南語播出的電視劇、廣播節目、歌曲等等均不標示那個腔調那種閩南語，但是聽者均能接受，即使在彰化縣境內的和美鎮把「豬」讀成[tɿ]（屬泉州腔之老泉音）而比鄰的彰化市區則把「豬」讀成[ti]（屬漳州腔），然而和美人到彰化市買賣通商，在語言溝通上並不會感到困擾。²和美或彰化市民到了把「豬」講成[tu]的澎湖，使用自己的家鄉語言仍然可以溝通無礙。³因此，台灣的閩南語除了學術上的各別研究之外，大體接受「優勢腔」或「共同腔」而不再細分彼此。

客家人對於客家語的態度則大為不同，極度強調內部的區分，諸如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等等腔調，涇渭分明，立場各異。研究者還致力於其他更小眾的客家次方言如五華、河婆、永定、豐順之腔調或方言語別，對於客家話在台灣因接觸而衍生的「四海客家話」（四縣與海陸由於聚居而衍生出一種混合兩種方言的客家口音）更力爭其做為客家類別之法定地位。⁴不但學術研究如此分類，行政系統上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客語認證」考試也區分五種腔調，雖然詔安與饒平往往找不到考生。不僅如此，教育部委託國家教育研究院主編的「客家語教材」，也根據五種腔調分別編了五種不同的版本，⁵行政院客家委員委託主編的辭典，更強調東勢、饒平、與詔安之別而有不同的內容、編排、版本。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主導的「客家話常用詞辭典」，為了教學上的方便也編了五種不同的版本。⁶甚至於教育部協助主辦的全國語文競賽中的「客語朗讀」版本也是區分六腔（南、北四縣、海陸、東勢、詔安、饒平）。⁷總之，台灣的客家話在研究與推行上，均著重「趨異」(divergence)而鮮少以「趨同」(convergence)為立基點。

各種客家話之間的區別顯然並不會比台灣閩南語原有各腔調之間的差異還大，⁸只

² 音例以涂文欽 (2011) 為基礎，相關之研究也請參見董忠司 (2001)。

³ 要注意的是：目前各閩南語腔都已經逐漸融合，即使各地區的閩南人認為講的是自己的家鄉調，也已經彼此溝通無阻，這與客家話不同。客家話各方言之間其實差別並不特別大（除了詔安客外），但是由於學術與行政上的區隔，彼此不願意去接受、瞭解、或認同對方，因此存在著「不能溝通」的概念。

⁴ 爭取「客語認證」之地位，是比較明顯的指標。

⁵ 後來還因為南北四縣客家話的差別，而多編了一個「南四縣」版本。

⁶ 與教材相同，教育部目前進行的「重編本」也把「南四縣」劃分成另一種腔調。我親身參與了行政院客語認證之部分工作，同時擔任教育部教材與辭典的編輯或審查工作，因此知之甚詳。

⁷ 筆者為 2011, 2012 年全國語文競賽「客語朗讀範文」之主編。

⁸ 這是完全靠個人的語言調查之經驗，目前並無特別研究就台灣閩南語內部之相似度或客家各方言內部之相似度作數字分析，但台灣各客家方言之間都應該可以彼此溝通（筆者到二崙與崙背地區調查詔安腔，經過一個早上的彼此適應後，即能彼此溝通），然而漳泉之間與惠安原來的聲韻調差別也不小，因此做此論斷。迄今尚沒有根據鄭錦全 (1994) 之方法做相似度之科學分析，主因可能是臺灣的各閩南腔已經融合成「臺灣腔」，很難蒐集各腔原有的口音。本文在此強調是原來閩南語各腔調之間的溝通度，但是經過

因為客家人在整個台灣社會中，無論在人口多寡、政經影響力、語言競爭力等方面均居於相對的弱勢。其次，由於客家歷史上多遷徙，住居多遍布於山區，到了新居地之後，為了生活而不得不與當地的「異族」競爭，因此住家多以防禦為首要考量，往往在居家周圍高築圍籬，出入採曲徑彎巷，居家環境之種種設施無不以防禦為著眼，對外絕不輕易顯示客家人之身分。久而久之，養成客家人隱性與保守的個性，對於語言尤為執著。⁹走出家庭，為了生計、為了餬口，客家人因地制宜，能操各種語言，回到家必然講「母語」（第一語言），例如台灣的饒平客家人為數不多，且大多呈現散居狀態，因此沒有一個公眾環境能讓饒平客家話有公開使用的機會，但是饒平人回到家裡，始終還是以饒平客家話做為「家裡使用的語言」(family language)。¹⁰

不過，入居台灣的客家人，三百年來與閩南人、原住民族群、平埔族群等，相濡以沫，或敵對而械鬥，或相親以通婚，共同經歷了台灣歷史上不同階段的殖民或統治之洗禮，共同攜手抗禦了各種不同的天災、巨變，共同走過世界政局帶來的風雨激盪，彼此之間無論在精神上或心靈上同舟共濟，攜手同心，相互打氣相互鼓勵，因此對於台灣土地的認同，以致於生活文化、價值體認、思考邏輯等等，漸趨一致，染有深深的台灣意識或認同。¹¹

本文即將以客家詞彙與語音為本，探討客家話所反映出來的「在地化」現象。除引言之外，文分為三節：第二節簡介台灣的客家人與客家話的類別與分布。第三節從語詞與語音方面篩檢台灣客家話的「在地化」現象。第四節為結論。

2. 台灣的客家人與客家話

2.1 「客家人」：歷史與分布

客家人沒有自己的土地，客家話自古沒有自己的根，成了漢語方言中唯一不以行政

台灣三四百年的各種閩南語之接觸與互動，現代各腔之間已經能相互溝通。對比之下，客家話各腔之間原本差異並非特別大，但是由於缺乏融合的機會，至今仍然維持無法溝通的心理。

⁹ 更詳細的客家族群特性，請參見鍾榮富 (2004a)。

¹⁰ 客家人大多遵守「能賣祖宗田，不賣祖宗言；能賣祖宗坑，不賣祖宗聲」的祖訓，使得客家話的香火能承傳不斷。然而，最近則逐漸趨於消失，主因是客家孩童從小多講「國語」或閩南語，客家語言的流失率有不同版本之記載，鍾榮富 2004b 表示流失率為每年 4-5%（每年每一百個客家人中，由於年老自然消逝與客家小孩不再講客語，少了 5%的客家人口），客家委員會的「客家好客」(2010) 每年客語的消失率為 3.5-4%，高雄市客家事務委員會出版的《高雄客家行腳》(2006a) 則認為客語消失率為 4%。

¹¹ 「台灣認同」不是政治用語，而是文化用語，指「具有共通的想法或價值觀念」。台灣的客家人與新加坡、馬來西亞、或大陸的客家人，雖然語言相同，但是「用語」(diction)卻不一致，只要聽兩三句話即能辨識。

屬地（如湘語、粵語）或歷史屬地（如吳語）命名的漢族民種或方言。¹²如果目前有關客家歷史的研究屬實，則各家繽紛不同的說法中唯一共同的學說為：客家人遭逢了漢人歷史上各種動亂，被迫從北（古代泛稱的「中原」）輾轉遷徙到如今客家人居住的南方。¹³今日，客家人的分布恰好應證了歷史上流離遷徙的足跡，從贛南到粵東北與閩西交會之處，為目前客家人最為聚集之區。往東往南，客家人的足跡遠達潮汕之南塘（林倫倫 2000、鍾榮富 2011），往西沿著湘南以至於四川（陳世松、劉義章 2001、崔榮昌 2011）。客家人所到之處，無不融入了周邊不同民族的語言與文化，這是目前客家話內部歧異頗大而至於各種客家話無法彼此溝通的主要緣故。¹⁴

2.2 台灣的客家人與客家話

台灣客家人是很特殊的民族。要理解客家人之「特殊」，必須先以閩南人為對比。台灣的閩南人來台之後即以台灣的地名界定自己的身份，例如台南人、宜蘭人、或嘉義人。細加探究，台南的閩南人有源自漳州者，也有來自泉州、潮陽、同安者，語言原本不同，文化習俗並不全然一致，然而既經歷史的融合與情感的交流，文化與血緣早已合而為一，不再細分你我，通稱為台南人。宜蘭與嘉義甚或是其他地區的台灣閩南人，也有同樣的認同感。各地的閩南人聚在一齊之時，口徑一致，概稱為台灣人。

可是，客家人不同。客家人喜歡自稱為漢人，主因不過是精神上怕被視為「化外」或「異族」而已。¹⁵即使來台已經居住了近三百年，客家人骨子裡卻依然揮不去唐山的昔日陳跡，界定自己採用的總是大陸地區的標記，例如客家人往往把自己看成五種：四縣、海陸、饒平、大埔、詔安，這五個名稱全都是大陸原鄉的地名或地區名。¹⁶「四縣」

¹² 漢語方言的劃分日趨多元（爭論可以參見 Norman 1988，丁邦新 1998: 166-208 及丁邦新 2008: 293-298），如果只看各期刊的名稱，多不勝舉。但是國際上通行的漢語方言大都根據李方桂的八大方言（也請見袁家驊 1960），其中除了功能性的「官話」，其他均以地區命名，客家話是唯一不以地區命名的漢語方言。

¹³ 「客家人」的來源，主要有三個看法：(a)客家來自中原（羅香林 1933，陳運棟 1978，劉佐泉 2003）。(b)客家是廣東本地的土著（房學嘉 1985）。(c)客家來自關外，春秋時期即入關，而後隨漢人南遷至贛南、粵北、閩西（Kiang 1992）。除了房的看法突兀而頗有爭議之外，大都客家人均認同從北到南的遷徙歷史（可以參見王東 1998）。

¹⁴ 這裡指整個客家話，彼此差異很大，筆者到廣西的博白，四川的成都，贛南的龍南，廣東的珠海，大埔等等地區，頗不能溝通者良多。但是以臺灣的客家話而言，還是內部差異並沒有想像中大。

¹⁵ 「客家人」的研究，肇始於羅香林(1933)，迄今該書的許多論點與研究方法（如族譜追蹤，歷史考探等等）依然是目前許多客家研究依循的模式。該書的寫作動機頗值得注意：是為了澄清太平天國以來漢族社會對於「客家人」的誤解與偏見。其實，迄至目前為止的客家研究，多數還是在「辯證」「客家是漢族的一支」。這個大前提可能導致客家研究無法大破大立由羅香林建構的「典範」(paradigm)。根據 Kuhn (1962) 的理論，未來可能需要另一種「典範」的建立，方能使客家研究有新的進展。

¹⁶ 客家人入台的拓墾及開發，始終帶有濃厚的「懷鄉意識」，詳細的討論請參見陳運棟 (1978)，楊國

與「海陸」是外給的名稱，首度出現於楊時逢(1957)，之後不論是學術界或行政部門均沿襲此區分與稱呼。「四縣」泛指先民移自興寧、蕉嶺、五華、平遠等四縣地區，不過，楊時逢文中的「四縣」客家話，卻以梅縣為比對的核心。¹⁷至於「海陸」泛指來自海豐、陸豐等地的客家人。饒平與詔安更直接取自閩粵的縣名。大埔也是廣東的縣名。眷戀故土，無法融入本土，讓台灣客家人在精神與認同上成了「擺盪的人」(dangling man)，一方面怕閩南人自稱為「台灣人」而不把客家人納進去，一方面又恐懼自己真的成為「台灣人」而失去了「客家」族別標記，成為無所認同的漢人。¹⁸這種進退失據窘境鮮少有人提出討論，卻昭然若揭。

台灣的客家人來台的時間並不比閩南人晚，卻選擇了多山多險的地區做為家園，個人認為：這是因為客家人長期居住山區之故。¹⁹目前，全世界客家人口最為密集之處在於贛南、粵東北、與閩西交匯之處。如果從空中俯瞰，這一大帶地區雖則行政上分為三省，但地理上卻是完整的一塊山區，峻嶺野莽之中，山路蜿蜒，叢山匯聚，越過一山又一山，客家人的卑微小屋散落在山腳、山脊、或山頂上。到了台灣之後，客家先民擇地覓居，自然見山而喜，遂家焉。

目前台灣的客家區依其族群集散的地點，可分為以桃、竹、苗三縣為主的北部客家。台中市的新社、石岡、東勢、和平，南投縣的中寮，埔里、國姓、魚池、水里、信義，彰化縣的溪州、埤頭、竹塘、二林，雲林縣的崙背、二崙等地區為主的中部客家。以及居住在高屏兩縣，俗稱六堆客家的南部客家等三個主要地區。另外在東部宜蘭的員山

鑫 (1993)。

¹⁷「四縣」的稱呼恰如哥倫布之「印地安人」之命名，屬於歷史上「美麗的誤會」。有人根據歷史，認為「四縣」是指「梅縣」尚未劃分為縣的習稱。其實，「四縣」完全是根據楊時逢(1957)的命名而逐漸成為約定成俗的稱謂，客籍的語言學家或歷史學者，均不反對，於是化石化為固定的名稱。按：根據個人的田野調查經驗，梅縣地區以致於平遠、蕉嶺、興寧、五華等均沒有「四縣」的稱呼。遠徙到新加坡的客家人稱為「五屬」(平遠、蕉嶺、興寧、五華、梅縣)或嘉應客，不稱「四縣」，可見「四縣」是台灣的產物。楊時逢之內容主要的比對是袁家驊 (1960)，而袁家驊根據的是梅縣客家話。

¹⁸ *Dangling Man* (擺盪的人) 是 1976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Saul Bellow 的處女作，出版於 1944 年。Bellow 是美國猶太人，小說的主題往往帶有濃厚的猶太氣息，特別是對於居住美國的猶太中產階級那種左右或進退失據的心理刻畫鮮活。客家人常被稱為「東方的猶太人」(高宗熹 1992)，其實並不真確。猶太人有堅固的信仰與文化儀式，客家人則宛如浮萍，旅居到各地都必須在夾縫中求生存，由於環境的嚴苛，產生了容易滿足、不願冒險的處世價值。猶太多富商，客家人沒有成功的大企業家，是為兩者最大的差別。

¹⁹ 台灣客家人是否比閩南人晚入台灣是台灣客家研究的一個主要的議題，更多的討論，請參見莊英章 (1994)。根據楊國鑫 (1993: 77)，西元 1586 年揭陽客家人已經到了彰化建立「霖肇宮」，至今超過了 400 年，可見客家人入台的時間並不見得晚於閩南人。然而台灣客家人之所以選擇山區做為居住區，絕對與入台的時間沒有太大的關係，個人認為是由於過去山居的經驗使然 (請參見鍾榮富 2004b)。除了早期隨眾而入居彰化雲林等平原地區的客家人與散佈於初徙而入的河口平原如麟洛、竹田、武洛等少數之外，台灣的客家人也多居於山區。花東等為二次移民，但也是位於多山之區。

鄉、花東地區的池上、鹿野、關山與鳳林等鄉鎮尚有部份的客家人散居於此。

客家人所居大都為近山或靠山之貧瘠地區，故客諺有云「逢山必有客，無客不住山」。人口過剩，耕地不足，促成了客家人一再遷徙，為了生存，現在台灣各地都可以看到客家人的足跡，反映在建築、民俗、或信仰之間。早期客家人的衣著（如大襟衫、藍衫、大腳褲）、食物（粿粿、粿條、鹹菜、醬瓜）、行裝（如髻髻）、居家（如伙房、三座屋）等都有別於閩南人，一看即可辨識，但現在這些客家圖騰都已隨著族群的日漸融合而逐漸消失，只剩客家話才是唯一的圖騰了。

由於客家人多居山區，產生了「山區文化」，影響了客家人的心理與個性至為深遠。深山多阻隔，客家人於是習於講自己家鄉或周圍的語言，讓各地的客家語言失去了接觸，帶來了隔閡，至今雖然交通方便，媒體普及，可是心理上仍然堅持「自己的語言」。成立了「客家委員會」之後，本來透過行政部門的協調與推行，應該能讓各種客家話逐漸融合為一，沒想到客委會成立之始，立即把客家人根據祖居地區分為五種，導致了今日各種客家人力爭資源，彼此勾心鬥角，無法齊心協力的分崩離析狀態，頗見 *The Tower of Babel* 的效應。²⁰

過去的社會，交通不便，各種方言之間少有接觸的機會，但是閩南人透過布袋戲或歌仔戲的無遠弗屆，打通了鄉音的偏見，融合了對於台灣土地的認同感。後來電視媒體上的閩南語戲劇或歌仔戲，更把南腔北調的閩南語逐漸融合為一。語言的相互溝通是族群凝聚的初步，台灣的客家話已經失去了整合的契機，落入了越來越區分你我的窘境。

3. 台灣客家話的在地化現象

3.1 引言

台灣的客家話研究，目前的發展方向顯然朝著「趨異」(diversion)邁進，越來越多碩士論文挖掘與調查了台灣的「新」客家話，如永定(李厚忠 2003)，饒平(呂嵩雁 1993、徐貴榮 2002, 2005)，詔安(陳秀琪 2000、廖烈震 2002、廖偉成 2010)，五華(長樂)(彭盛星 2004、徐汎平 2010)，東勢(江俊龍 1996、江敏華 1998、江俊龍 2003、黃佳文 2004)，卓蘭(徐瑞珠 2005)，佳冬(賴淑芬 2004)，豐順(溫秀雯 2003、賴文英 2004)，內埔(鍾麗美 2005，賴維凱 2008)，河婆(吳中杰 2007、李瑞光 2011、鍾榮富 2011)等等。甚至於原有的客家話也多了歧異的看法或分析，如南部六堆地區的佳冬客家話、

²⁰ 根據舊約聖經的說法，Noah 的子民遷徙到 Babylon 之後，想建一個高塔，藉以彰顯自己的榮耀。上帝驚恐而讓各子民講各種不同的語言，最後導致各人之間各說各話，完全無法溝通，最後高塔無法建成。

內埔客家話、美濃客家話(梁秋文 2004)等等在記音或語法方面都有了少許的「異見」。

回首台灣閩南優勢腔或共同腔的發展與融合，曹逢甫(2011)有了很周延深刻的檢討與評述。該文以大台北地區的語言分布之發展、宜蘭頭城與礁溪之語言融合、閩南語仔尾之演變為例，認為台灣閩南語「共同腔」之現狀，是經過歷史上種種因素(不同政權、不同族群械鬥、不同文化融合)之冶煉而成的。閩南語共同腔融入了相當多數的日語借詞、國語借詞、以及經由財經趨勢或電子文明而創用的語詞，如做多、紅利、開紅盤、手機、i-phone、雲端、網路、數位等等，匯集成一個異於大陸漳州或泉州的閩南語，堪稱為「台灣閩南語」。

客家人在台灣三四百年的歷史與閩南人完全一致，所欠缺的是大環境的語言環境，及學術上應有的重視。根據洪惟仁(2011)之研究，台灣西北海岸線之觀音、新屋、新豐等閩客混居之地區的客家話，已經有明顯的彼此融合特徵，這個以「區塊」為標的的研究，帶來了令人鼓舞的發現：不同客家話腔調接觸的客家話，不論在詞彙與語音上均有很大的共通性，彼此交融，相互混合。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台灣南部的海陸與四縣的交會區(賴淑芬 2011)，由於客語在台灣始終是個弱勢語言，無法免於閩南語與國語的影響，然而透過閩南語與國語的融合與互動，使台灣的客家話源自台灣歷史文化而衍生出許多共通的語彙與語音，形成台灣客家語的特色。

3.2 「在地化」的理論

所謂語言或人種的「在地化」(nativization)，指人種遷移到某個新地方之後，由於生活或生存之需要，必須與周遭的原民種或語言接觸、溝通、融合的過程與結果。在語言學界，影響最大的是以英語到了印度之後的研究為基礎發展而來的「在地化」理論。

這是由伊利諾大學語言學教授，著名的社會語言學家及英語方言專家 **Braj Kachru** 所提出來的理論：恰如印度的英語一樣，為了能承載印度久遠而豐沛的文化，英語必須走向「在地化」—以印度的腔調搭配許多印度特有的詞彙與表達方式來講英語、來書寫英語、來發展英語(Kachru 1982, 1983, 1986, 1987, 1997)。Kachru 的語言「在地化」理論成為社會語言學及英語作為世界語言(English as a world language)等相關領域內的經典。Kachru 最先以印度的英語發展為例，把英語「在地化」的過程稱為「英語的印度化」(Indianization of English)：先從借詞開始，其次把印度語音融入英語之中，繼而把相關語詞英語化(語言學上稱為詞彙化)，接著把相關的語詞語法化，終於完成了在地化的過程。

後來有更多的研究支持了 Kachru 的學說，如 Oblide (1984)分析奈及利亞的英語在地化之情況，David and Dumasig (2008)討論馬來西亞英語的在地化過程，Schilk (2011)

則以資料庫的研究方式，進一步以詞彙及詞彙化的現象分析各種語言在地化的過程。至於新加坡式英語(Singlish)的研究更為多元與豐富，但是基本的理論基礎均源於 Kachru 的原典。

台灣國語也是「國語」在地化之後的結果，研究文獻以 Kubler (1985)為最有系統的分析與討論，雖然 Kubler 全文的分析架構建立在「語言接觸」(language contact)而不是「在地化」(nativization)之觀念之上，不過「在地化」本質上就是「語言接觸」後的一種結果，兩者在精神上的確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且兩者均與歷史語言的演變有關連。²¹「國語」輸入台灣之後，由於台灣多數人口講的是閩南話或客家話，因此國語的語音、詞彙、甚至句法都深受閩南語或客家語的影響。因此，Kubler 宣稱：台灣國語(Taiwanese Mandarin)的語音沒有捲舌，沒有顎化，沒有兒化等等特徵。台灣國語常用閩南語的詞彙，如「打算、愛用、打票」等等 (pp.166-172)，均為閩南語的詞彙，最能顯示在地化的結果。句法上，台灣國語的「有」字句，如「我有買那本書」(大陸：我買了那本書)等等也是受到閩南語影響後的結構。後來台灣國語的研究者分別從不同的層面深入討論，如董忠司(1995)，曹逢甫(2000)，駱嘉鵬(2006)，鍾榮富(2004b, 2011)等分別從語音、語法、詞彙等等特點分析國語的台灣化現象。²²

3.3 客家語彙的在地化現象

台灣客家話是台灣漢民族的少數語言，由於所居之處偏山區，客家人又勤奮自足，在交通未改善之前，靠著聚居方式自然地保存了客家話。饒是如此，客家人在台灣歷史的發展上從未缺席，不論是內地族群間的互相競爭(如械鬥)或共禦外辱(如抵抗日軍)，客家人在台灣歷史上都留有光榮見證，例如北部新埔客家的義民廟與南部西勢客家的忠義亭是台灣族群內部互爭的結果，台灣南部的火燒庄(今長治鄉)、佳冬的步月樓上的血跡見證了客家人抵禦日軍入侵的勇猛。此外，台灣重大的天然災害，客家人從無倖免：八七水災、九二一大地震、八八風災等等風中雨中泥中無不帶有客家人的血汗與無奈。因此，客家人參與了台灣歷史發展上的各種大小事，精神與意識絕對是台灣土地之鍛鍊下凝鑄而成的結晶。

客家人投入台灣歷史、社會之中，自然無法揮別執政者強力推動的語言，如日據時

²¹ 「語言接觸」幾乎是自成領域的社會語言或歷史語言學中的議題，相關之理論請參閱曹逢甫為清華語言所「語言接觸研讀會」編製的結案報告『從語言接觸看南方底層效應』(2011)。筆者忝為其中一位講員，專講台灣客家語之語言接觸現象。

²² 鍾榮富 (2008) 則討論國語在新加坡受到福建話(閩南話)之影響的特徵，與台灣國語大同小異，不過新加坡華語最特別之處在於存有入聲，這是台灣國語沒有的現象。

代皇民化運動中的日語(1941-1945)、²³國民政府推行國語運動的國語(1946-1985)、²⁴民進黨政府推行閩南語運動中的閩南語(2000-2008)，²⁵莫不深深地影響客家話內涵與表達方式，長久的融合使台灣的各種客家話帶有大量的日語、國語、閩南語之詞彙，結果是台灣各種客家話的內在結構漸趨一致，染著濃厚的台灣色彩，²⁶與大陸原鄉地區的客家話存有明顯的差異。

後面將分別討論閩南語、日語、國語等融入台灣客家話的實例，以作為客家話在地化的指標。

3.3.1 在地化指標(1)：閩南語借詞²⁷

除了 1949 年後才遷徙來台的漢族語言之外，客家與閩南是台灣的兩大漢族方言。清康熙與乾隆兩朝之後，大量的閩客移民湧入了台灣，使原居民平埔或南島語族大為漢化。從語言的角度來觀察，客家話或閩南話均很少從原住民語言借用詞彙，少數的例外如 a lien (阿練)、ka li (假黎)、pai so (敗索)、ma pu lao (馬不老) 等都具有貶義色彩，反映的正好是漢族的征虜思想。但是閩、客語的接觸卻在客家話中留下不少閩南語的詞彙。

語言是文化生活的直接反映，無論是食衣住行等生活用語或價值觀等抽象語詞，客家話均孱融了閩南語風味，例如吃的「米篩籩、客家小炒、客家湯圓、福菜、炒豬腸」等等雖是客家客家美食，在做法與味道方面卻染有台灣特殊的文化內涵。²⁸至於台灣小

²³ 嚴格地說，日本在台的「皇民化運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37-1940)屬於較為初階，僅要求台灣人忠於天皇，但是太平洋戰爭吃緊後，開始實施第二階段(1941-1945)的皇民化運動，要求台灣老百姓每日必須對日皇居住的方向躬膜拜、上街要穿和服、平時要拜神社、講日語，推動「模範家庭」等等措施。

²⁴ 台灣的「國語推行運動」始於 1946 年成立國語推行委員會，編制國語文教材，擇定師資訓練學校，積極著手國語之推行。1985 年教育部推動「語言法」規定：三人以上的公共場所必須講「國語」，引起社會各界的撻伐與反對而作罷。更詳細的評述，請參見世界華語文教育會編 (2012)。

²⁵ 民進黨執政後，雖然沒有強力推行閩南語，但是社會中卻瀰漫著「吃台灣米，喝台灣水，而不會講台灣話(閩南話)」為可恥的氛圍，電視、電台等廣播語言也逐漸閩南語為主流。而且，從 2000 年二月九日教育部宣布鄉土語言納入正式課程之後，閩南語的推行更見成效，許多小學都只開設閩南語課程，因此稱之為「閩南語運動」並不為過，雖然部分民間團體對於閩南話的教學與推廣成效並不滿意。

²⁶ 「台灣色彩」彷彿抽象，對於語言卻不然。正如台灣閩南語之異於大陸的漳州或泉州音(林慶勳 2001)或如台灣國語之別於大陸普通話(Kubler 1985, 曹逢甫 2000)，在語音、語詞、語用方面，台灣客家話均與大陸客家話大不相同。

²⁷ 評審認為應該擴大做兩岸的詞彙對比，這是本文的初衷(本文源自國科會總計畫的申請書，各子計畫包括兩岸以及日據時期以來的客家話之詞彙對比均在進行中)，但本文之篇幅無法承載這部分龐大的語料。目前已有的文獻，除了江俊龍(2003)外，還可以參考邱湘雲(2010)、鄧盛有(2013)。

²⁸ 各地客家美食並不相同，河婆以「擂茶、算盤子、炸肉丸」為招牌，梅縣以「扣肉、娘酒」著名，大

吃如「蚵仔煎、米粉炒、大腸包小腸、豬血糕、虱目魚粥、鱔魚麵、蒜泥白肉」等等在客家莊的板條店從不缺席。可見詞彙之使用及客家語音的借入無不反映了客家話的在地化現象。值得注意的是像「蚵仔煎、米粉炒」等借入客家話之後，還是保留了閩南語的讀法：[ə⁵⁵ a⁵³ tsian⁵⁵, bi⁵³ hun⁵³ ts^ha⁵³]，²⁹台灣四縣客家話並沒有/ə/，而且四縣客家話都會把[tsian⁵⁵]「煎」顎化為[tɕian³³]，但是在唸「蚵仔煎」時卻很自然地融合了閩南語與客家語，成為典型的台灣客家語音。類似還有「黑輪」在客家話也讀為[o³³ len⁵⁵]，「米糕」讀[bi⁵³ kə⁵⁵]等等，與閩南話無異。

台灣的客家話與閩南話接觸良久，而閩南話處處佔了優勢，不可能不會對客家話產生影響，但由於閩客同為南方漢語，本有許多共同詞彙，如「雞公，雞母」，故兩者之間很難訂出「影響的標準」。有些詞彙則頗有爭執，例如「蘿蔔」又讀「菜頭」，「南瓜」又讀「金瓜」，到底是閩南語影響了客家語還是客家語影響了閩南語，至少在客籍研究學者中沒有一致的看法。³⁰又如「賭博」苗栗四縣客讀為[tu³¹ kieu³¹]，類於閩南話的[puə⁵⁵ kiau⁵³]，而六堆四縣客讀為[tu³¹ pok³]，則類於國語的「賭博」。有些客家詞彙受到閩南語影響是無法否認的，例如客家話的「豬腳」在台灣有兩種讀法：[tsu³³ kiok³]與[tsu³³ k^ha¹¹]，後者明顯受到閩南語的影響。台灣客家人在選舉間講客家話，很難不把閩南語詞彙如：撩落去、歸碗捧去、提籃子假燒金、好空、鬥陣、平平攏是儂、當選、牽拖、水噹噹、噲聲、嘴角全波、吃碗內看碗外等帶進去，有時形成「語碼轉換」(code-switching)，有時是半用客語半用閩南語。³¹不論是哪一種方式，均見台灣客家話的特性。

且以屏東地區的[am¹¹]為例，說明客家在地化的現象。屏東的佳冬、內埔、高樹都是閩客雜居之鄉，客家社區緊鄰閩南社區，這些地區有幾個[am¹¹]的語音，顯然混用了閩南語音，如：「掩」在佳冬地區讀為[am¹¹]，³²但屏東縣內其他的客家話卻讀為[kem¹¹]或[em¹¹]。小孩子常玩的「捉迷藏」遊戲，客家話叫做「掩摸雞」，佳冬音是[am¹¹ mo³³ ke³³]，內埔音卻是[em¹¹ mo³³ ke³³]。與「掩」很類似的是「腌瓜仔」，佳冬稱為[am¹¹ kua³³ i³¹]，內埔、竹田、高樹卻讀為[tɕioŋ⁵⁵ kua³³]（醬瓜），而且客家話[am¹¹ kua³³]指的是小黃瓜，

埔以「釀豆腐、鹹豬肉、梅乾菜」著稱，苗栗以「客家小炒、肉包、板條」為著，美濃以「花生豬腳、客家板條、蔥油酥、福菜」傳世。可見客家各地的飲食並非全然一致。

²⁹ 評審建議採用聲調標記，這裡閩南話的聲調根據 Chung (1996) (軍 55，權 13，近 33，棍 31，滾 53，骨 3，滑 5)，四縣客家話根據鍾榮富 (2004b) (詩 33，時 11，死 31，蔣 55，識 3，食 5)。

³⁰ 筆者參與教育部「客家語常用詞辭典」之編纂，常遇到這種介於理性與客家情緒之間的爭論，迄未有結論。

³¹ 這些語詞並不侷限於選舉期間使用，日常客家人之間的應對，也時有所聞。

³² 這個「掩」字，評審建議根據江敏華之考證應該改為「揞」字，我查了 1982 年中華書局的《辭海》與 2003 年上友書局的《新編辭海》都沒有這個字。還是保留本字較為易懂。

而不是醃製過的瓜。溯本探源，閩南語的「掩」與「醃」念[am⁵⁵]，如「掩起來」讀為[am⁵⁵ k^hi³¹ lai³¹]，「醬瓜」閩南語是[am³³ kue⁵⁵ a⁵³]，可見佳冬的這兩個語音源自閩南語，這是客家話受到閩南話影響的例證。更有趣的是客家的「板」[pan³¹]，閩南用「粿」[kue⁵³]，但是鄉土作家鍾理和出生地之大路關客家人把「紅龜板」講成[aj⁵⁵ ku⁵⁵ kue⁵³]。還有一種甜點，層次分明，一層板一層糖，客家人稱為[am³³ po³¹ kue⁵³]，很明顯地受到閩南話的影響。

閩客之間的彼此交融，見於語言者，以「客兄」及「河佬麻」最深具文化融合的意義。閩南語把丈夫以外的男人稱為「客兄」，客家話把太太以外的女人稱為「河佬麻」，兩者均有嘲諷之意，但是兩個語詞之常見與常用倒可以看出兩個族群之間在男女的關係方面，頗有來往，不見得生疏，這應該可以看成兩個族群之間血統融合的確證。³³

3.3.2 在地化指標(2)：日語借詞

台灣客家話含有各階段各殖民者的語彙，如「肥皂」的客家話有三種讀音：番鹼 [fan³³ kien³¹]、茶箍 [ts^ha¹¹ k^hu³³]、石文 [sak⁵ vun¹¹]，但是梅縣講茶箍 [ts^ha³³ ku³³]，³⁴因為「石文」來自荷蘭語，番鹼也是外來語，皆非客家原有的語詞。

台灣客家話與閩南話最大的交集應該是日語借詞。一如前述，日據時代的皇民化政策使大眾小民，無所遁形，不知不覺之中，許多日語詞彙流入了閩客家常用語之中，如 p^haj⁵³ (麵包)，p^haj⁵³ k^hu³¹ (爆胎)，p^hian⁵³ tci³¹ (老虎鉗)，p^hin⁵³ (別針)，p^hoŋ⁵³ p^hu³¹ (幫浦)，p^hu³³ lo³³ p^he⁵³ lah³¹ (螺旋槳)，sa³³ bi⁵³ suh³¹ (service, 服務)，sa⁵³ k^he³¹ (酒)，se³³ bi⁵³ lo³¹ (sebiro, 西裝)，set⁵ to³¹ (修飾)，sen³³ se⁵³ (老師)，sia⁵³ tsuh³¹ (shirt, 襯衫)，sio⁵³ to³¹ (short, 短路)，so⁵³ su³¹ (sauce, 調味醬)，su³³ ku⁵³ ta³¹ (scooter, 機車)，su³³ lip⁵³ pa³¹ (slipper, 拖鞋)，su³³ ten³³ li⁵³ suh³¹ (stainless, 不銹鋼)等等，是大陸的客家話沒有的詞彙。

日語與台灣的語言接觸的結果，很明顯的是台灣的任何語言，包括閩南語、客家語或原住民語，無一不深受日語的影響，特別是在詞彙上，日語可說「一面倒」地大量輸入台灣的語言之中。以一般的家庭為例，入門是「玄關」(典型的日語借詞)，換穿的是

³³ 有位評審根據李如龍與張雙慶(1988)，認為把「倩夫」稱為 k^he⁵⁵ ko³³ 的還有廣東梅縣、揭西、廣西西河等地，原意為「乾哥哥」，而非「客」。其實，民間卻不認為如此，這在語言學上稱為 folk etymology (隨俗語源學)，正如今天除了語言學家外鮮少庶民會接受 Hamburger 源自於德語一樣。在閩客雜居之處，「客兄」與「福佬麻」一樣，是閩客彼此之間的笑謔的基礎知識。透過書寫討論這篇文章，請參閱黃榮洛為黃菊芳 (2011) 寫的序言。

³⁴ 台灣日據時期的客家語教本「廣東語會話篇」用「番仔茶箍(孤)」標為 ㄉㄨㄣ ㄗㄨㄞ ㄍㄨㄛ [fan³³ e³¹ ts^ha¹¹ ku³³] (羅濟立 2008: 412)，可見當時西方式的肥皂還是很新奇之物，故加了「番」。梅縣的說法參見謝棟元(1994: 233)。

su³³ lip⁵³ pa³¹ (日語的外來語 slipper), 入門之後腳下踩的是 t^hai⁵³ lu³¹ (借自英語的 tile), 窗邊掛的 k^ha³³ ten⁵³ (借自日語的外來語 curtain), 做菜用的 liau³³ li⁵³ (料理), bi⁵³ so³¹ (味素), sa³³ la³³ iu¹¹ (沙拉油), 整個做菜過程稱為 tiau³³ ti³¹ (調製), 燃燒的是 ga⁵³ su³¹ (瓦斯, 原字應該是借自英語的 gas), 桌上吃的 sa³³ si³³ mi³¹ (沙西米, 生魚片), 沾的 ua³³ sa⁵³ bi³¹ (山葵) 或其他調味料稱為 so⁵³ su³¹ (來自日語借自英語的 sauce)。從以上簡單的生活環境及用品之中, 即可看出現在台灣閩客生活中常用語詞, 簡直是無法擺脫日本話的借入語詞。有趣的是, 這些從日語借進閩客的詞彙, 並不侷限於受教育階層, 而是遍及各個角落, 不論是引車賣漿者或是身穿 se³³ bi⁵³ lo³¹ (西裝), 結 ne³³ ku⁵³ tai³¹ (領帶) 的上班族, 只要是台灣人 (不論是客家或閩南人) 均能流利地應用自如, 彷彿是母語的一部份。從日語借入台灣客家話的詞彙, 絕對不見於大陸地區的客家話之中, 是很典型的客家話在台灣「在地化」標誌。

3.3.3 在地化指標(3): 國語借詞

與日本語一樣, 國語成為政府機關、公共場合、學校、廣播媒體等等語言之後, 最明顯而直接的衝擊是把詞彙帶進了客家話之中。這些語詞有些是化成了客家話的讀音, 例如 kau⁵³ su⁵³ (教授), ian¹¹ koŋ³¹ (演講), soŋ⁵³ k^ho⁵³ (上課), toŋ⁵³ sian³¹ (當選), tsen⁵³ kian⁵³ (政見), kui³³ tsiat³ (規則) 等等。台灣客家話詞彙的國語化, 可以從現行國小客家話教科書的語詞可以反映出來: vu³³ pion³³ (烏枋, 黑板), pion³³ ts^hut⁵ e³¹ (枋擦子, 板擦), koŋ⁵³ t^hoi¹¹ (講台), su³³ ts^hu³³ (書櫥, 書櫃), lip⁵ k^ho³¹ p^hak⁵ (立可白), liu⁵³ vat⁵ t^hoi³³ (溜滑梯), tsai⁵³ kian⁵³ (再見), iun³³ sieu³³ fi³³ ts^ha³³ (雲霄飛車), sii⁵³ t^huŋ³³ pat³ t^hat⁵ (四通八達), soŋ³³ mion³¹ (上網) 等等。如果拿這些語詞去請教祖父 (阿公) 輩耆老, 他們也肯定不知道要怎樣唸。

隨者台灣社會的商業化, 金融交易的名詞, 如 k^huŋ³³ t^heu¹¹ (空頭), tso⁵³ to³³ (做多), kiun³³ sian⁵³ (均線), tui³³ ko³³ sat³ tai³³ (追高殺低), ŋip⁵ ts^hoŋ¹¹ (入場), su³³ fuŋ¹¹ (收紅), k^hi³³ fo⁵³ (期貨) 等等也成為街頭巷尾大家共同的溝通名詞, 反應的是台灣股票市場內菜籃族充斥其中, 成為台灣文化的另一個特色。另外, 企業化與工業化商品的命名, 多以華語為先, 而後駸駸然借入於客家話之中, 如: su³¹ ki³³ (手機)、t^hian⁵³ no³¹ (電腦)、t^hian⁵³ si⁵³ (電視)、t^hiau⁵³ vu³¹ ki³³ (跳舞機)。有些新的語詞, 直接用華語的語音, 可說已經變成了客家話的詞彙, 如: 簡訊, 上網 (ʂaŋ⁵⁵ uaŋ³⁵), 搜尋, 意識型態。這樣直接以華語語音借入者, 正如客家話直接從日語借入的語音, 如: bi⁵³ so⁵³ (味素) 一樣, 是很可以理解的。許多新創的流行語, 也會以國語原音孱入客家話的詞彙之中, 如月光族, 敗犬族, 啃老族, 哈日族, 好面族, 部落格, 網民, 達人, 有 fiu 等等。至

於像生活周遭隨處可見的 7-Eleven，也有客家化的現象，讀為七-十一($ts^{h}it^3 siip^5 it^3 e^{31}$)，與「家樂福」、「特力屋」、「好市多」、「陶板屋」一樣，成為客家話日常溝通中不可或缺的語彙。

3.4 語音

語音方面，一般都以聲母、韻母、聲調為基礎。台灣各種客家話的聲母，就語音而言，最大的差別在於舌尖絲音的顎化與否，以及是否具有舌面前音（捲舌音）。其他的差異都尚未形成各方言間的固定對應。且先看各客家方言的聲母數：（表中六堆部份，高表高樹、佳冬、新埤，其他表六堆之其他八個方言點）

(1)

次方言	四縣			海陸	饒平		詔安		東勢
地 區	苗栗	六堆			桃園	卓蘭	桃園	雲林	
		高	其他						
聲母數	18	19	18	22	22	22	22	19	22

可以發現所有的四縣客家話都只有 18 個聲母，除了六堆的高樹、佳冬、新埤等三個地區，因為這三個地區的高元音零聲母會有摩擦成[j]的現象（海陸用[ʒ]，因為[ʒ]略有捲舌成分）。試比較：

(2)

	醫	姨	兩	意	一	翼
苗栗	i	i	i	i	it	it
高樹	ji	ji	ji	ji	jit	jit
美濃	i	i	i	i	i	i
海陸	ʒi	ʒi	ʒi	ʒi	ʒi	ʒi

至於有 22 個聲母的海陸、饒平、詔安、東勢等方言，是因為多了(3)中的四個舌面前音：

35

(3)

³⁵ 有位評審認為「舌面前音」為「舌葉音」之誤，其實不然，關於客家話舌尖音捲舌與否的發音方式與名詞使用之辯述，請參見鍾榮富(2010a)之討論。關於更多舌面前、中、後的語音描述及傳統名稱之問題，請參見朱曉農(2010: 311-312)。至於崙背等詔安客家話是否有捲舌音，是多方爭論而未能解決的問題，在此特別加上「某些」以避爭論。個人崙背與二崙已經去了好幾輪，也已經錄了各種口音，進一步的聲學分析會盡快整理出版。

舌面前音	tʃ	tʃ ^h	ʃ	ʒ
------	----	-----------------	---	---

雲林縣二崙與崙背地區的某些詔安客，由於沒有[tʃ, tʃ^h, ʃ]等三個舌面前音，所以只有 19 個聲母。由此可見，各客家方言之間在聲母方面的差別，繫於是否有舌尖音的顎化與舌面前音，其差異性不難掌握。目前為止，已經有不少論文討論舌尖擦音或阻擦音之捲舌與否的變化（陳秀琪 2002），其中以四海客家話的聲母變異（黃菊芳、蔡素娟、鄭錦全 2012，黃菊芳、江敏華、鄭錦全 2012，洪惟仁 2011），詔安與四縣或詔安與海陸（陳秀琪 2006b），四縣內部接觸與變異（鍾榮富 2012）等等，均可以看出臺灣客家話之舌尖擦音或阻擦音的相互融合之在地化趨勢，雖然目前尚未有一致化的結果。

台灣客家話的韻母在地化現象更為明顯，以大埔（東勢）客家話為例，江俊龍（2003）認為東勢客家話的聲母與韻母幾乎與大埔的桃源與高陂客家話相同，³⁶但是經過比較，鍾榮富（2010b）認為不然。³⁷由於聲母基本上差異不大，在此僅以東勢、桃源、梅縣、苗栗、豐順、饒平等六種客家話的韻母比較其中的異同：³⁸

(4)

序號	例字	東勢	桃源	梅縣	苗栗	豐順	饒平
a.	鳥，尿，跳	iau	eu	iau	iau	iau	iau
b.	店，添，念	iam	em	iam	iam	iam	iam
c.	帖，蝶，碟	iap	ep	iap	iap	iap	iap
d.	田，年，天	ien ³⁹	en	ien	(i)en	ien	en
e.	鐵	iet	et	iet	(i)et	iet	iet
f.	醫，衣，意	ʒi	ʒɿ	i	i	ʒi	(ʒ)i ⁴⁰
g.	契，細，齊	e	ei	e	e	e	e
h.	雞 ⁴¹	ie	ei	e	ie	ie	ie

³⁶ 根據比較的十四個項目中，與高陂不同者僅有「古止攝合口」今音的差異：東勢全讀合口呼韻母[ui]，如：「肥，水，跪」，與桃源不同者為「古效三梗攝開口三四等」的讀音有些許差別（江俊龍 2003: 44-45）。

³⁷ 東勢客家話的源流不同，請參閱鍾榮富（2010b）。

³⁸ 表中語詞與讀音均為個人的田野調查資料，並參酌後述文獻：東勢，高陂（江俊龍 2003，吉川雅之 1998），苗栗（羅肇錦 1984, 1990），梅縣（袁家驊 1960，溫昌衍 2006），豐順（高然 1998，溫昌衍 2006），饒平（涂春景 1998，徐貴榮 2005）。

³⁹ 江俊龍（2003）對於 [ian] 韻之標注有時不一致，例如 p.62 有「田」與「田唇」兩詞，前者標為[t^hian]，後者標為 [t^hien]。根據田調應為後者，今一律標為 [ien] 韻。

⁴⁰ 不同的方言，例如中壢芝芭里等地沒有[ʒ]，其他如中壢過嶺里與新屋等饒平客語則有[ʒ]音，涂春景（1998: 109）之「衣」記為[ji¹¹]，但是該書之記音並未能前後一致，例如 p.327 之「以前」的[以]標注為[i¹¹]。

⁴¹ 江俊龍（2003: 74）把「雞」的桃源與東勢音均記為 [ke]，但江敏華（1998: 33）的東勢「雞」讀 [kie]，

i.	保，毛，早	o	o	au	o	o	o
j.	問，簡，權	ien	ien	ian	ien	ien	ien
k.	弟，低，鞋	e	ei	ai	ai	ai	e
l.	晝，抽，週	iu	iu	u	u	u	iu
m.	官，管，罐	uan	uan	uon	on	on	uan
n.	杯，胃，飛	ui	ui	i	i	ui	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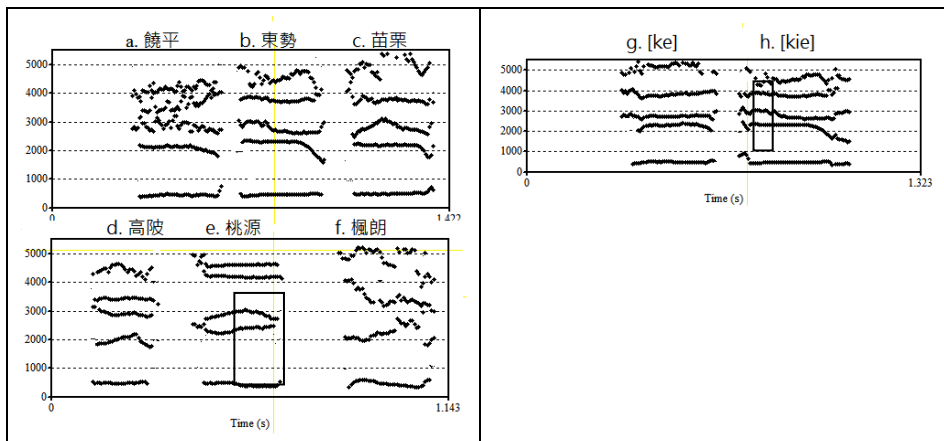
仔細對照前面的韻母，我們發現東勢客家話已經深受苗栗四縣客家話的影響，因為東勢客家話的韻母與桃源相近而與苗栗有別的只有四個(4k-n)，其他韻母反而越來越趨近苗栗客家話。⁴²進入討論之前，先給(4)的語音標注背景做說明。首先，(4d)與(4j)為同韻母/ian/，但各客家話之間的變化不同，苗栗屬於不論接那個聲母/ian/都要改唸成[ien]的客家話，但是梅縣屬於/ian/只有在/k, k^h, h, tɕ, tɕ^h, ɕ/之後才要把/ian/改唸成[ien]的客家話。⁴³其次，「鐵」與「雞」在許多客家話中，都存在者有無介音[i]均可的現象，因此讀[ie]或[e]有時是由於記音的問題，請參考後面(5g)與(5f)之比較，兩者為同一發音人，但(5h)有明顯的介音如方形標示者。桃源的「雞」與「鞋」、「細」的元音都讀為[ei]，是個類似英語 say 中的元音。請比較(5)中的六張元音圖即可明白其中差別，這些語音均取自「雞卵」[kie lon]，但從共振峰的起伏，可以看到饒平、東勢、苗栗與高陂都是[ie]，而桃源與楓朗則為[ei]的語音，其中桃源的[e]從 0.044 秒到 0.052 秒（共 8 毫秒），而後第一共振峰往下而第二共振峰往上共延伸了 13 毫秒是為[i]或[j]的語音((5e)中以方形標示)，因此桃源的「雞」讀[kei]，異於東勢、饒平、苗栗。

(5)

溫昌衍 (2006: 66) 把大埔(主要為湖寮)的「雞」記為[kei]。個人的田野調查中，東勢的「雞」有人唸 [kie] 也有人念 [ke]，如 (5g, 5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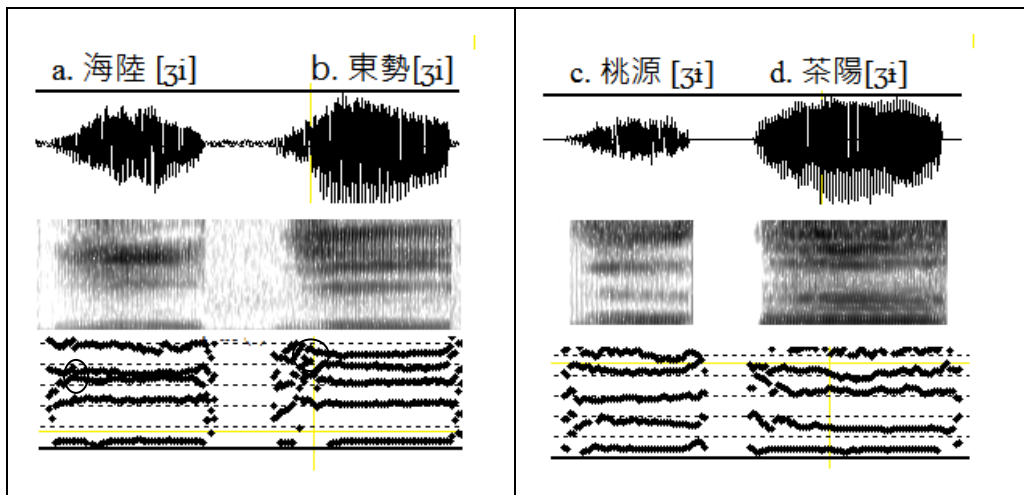
⁴² 評審眼尖，已看出這裡舉的韻母之中東勢與饒平很近似，因為這裡的饒平取音根據涂春景(1998)之以苗栗卓蘭稍南之老庄而做的田野調查。卓蘭饒平的口音接近東勢，也是「在地化」的另一證明。

⁴³ 客家話 /ian/ 韻的變化類型，請參見鍾榮富 (2012)。



第三個應該注意的是桃源的前高元音*i*/在零聲母濁音擦化捲舌後(讀[ɹi])，變成了[ɹi]，如(4f)。東勢的[ɹi]，有人強調發音時舌尖捲舌與海陸之[ɹi]之舌尖微翹有別，⁴⁴但是實際上兩者從語音聲學來看，兩者的差別不大，如(6a, b)。⁴⁵海陸(6a)[ɹi]的第三與第四共振峰有些微的交疊(6a 畫圓圈處)即為捲舌的聲學徵性 (Hamann 2003, 鍾榮富 2010a)，東勢的[ɹi](6b)也有捲舌，只是東勢口音的捲舌比較短暫。兩者均與桃源或茶陽不同。至於桃源的「醫」讀[ɹi](6c)，與大埔其他地區的口音類似(如(6d)的茶陽)。詳細檢視(6c, d)，會發現這兩個口音的[ɹi]的捲舌程度輕，舌尖成分明確，以致於把*i*/拉到比較前面，變成了[i]。瞭解了相關背景後，即可理解為何把(4a-j)看成東勢與苗栗的韻母相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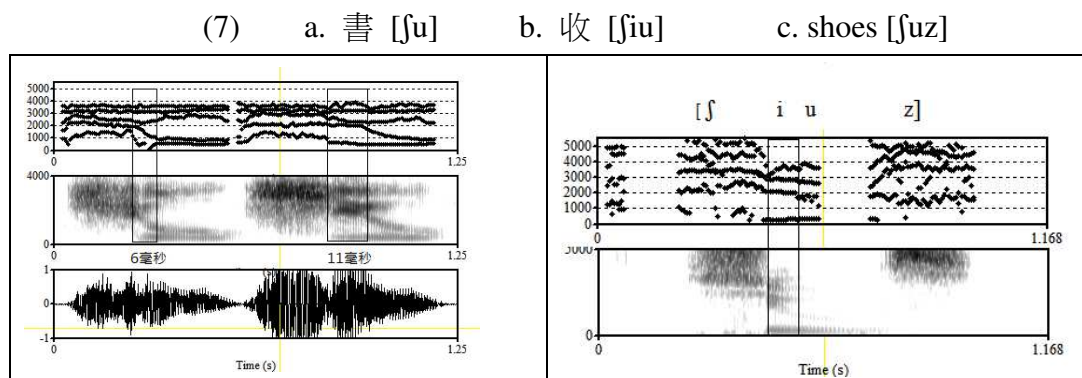
(6)



⁴⁴ 為此，教育部 2012 年出版的《客家語拼音方案手冊》p1.與 p.5 均做此分別說明。

⁴⁵ 音例均取自「醫生」的「醫」。海陸的[ɹi]之捲舌其實與年齡層有別，越年輕越有捲舌現象，筆者蒐集的 40 位海陸發音人之中，明顯地有此趨勢(擬另文討論)。東勢市區內的「東勢客家人」所操的口音並不相同，對於[ɹi]的讀音也有明顯的差異，似乎越是年齡層低的東勢客(指口音與教育部辭典讀音相同者)日漸減少。田調的 48 位參與錄音的人士中(2011 年錄音)，讀[j] (不捲舌)者不少，同一發音人有時唸[j]，有時唸[ɹi]，並不穩定。

在(4k-l)之桃源與東勢同而與苗栗有別之韻母之中，(4k)之「弟，低，鞋」[e]與(4m)之「官，管，罐」[uan]與饒平、卓蘭（內灣、中街）、泛大埔地區、豐順等口音一致，也與閩南語之對等漢詞韻母相同，卻與海陸不同，海陸之(4k)與(4m)韻母分別為[ai]與[on]，與苗栗同。⁴⁶至於(4l)與(4n)之韻母與海陸、饒平、卓蘭（內灣、中街）、泛大埔地區、豐順等均相同，獨與苗栗有別。然而，細加分析後，會發現並非沒有規律。(4l)之韻母其實同為[u]，只是由於東勢、海陸與桃源等客家話均有捲舌聲母[tʃ, tʃʰ, ʃ, ʒ]，而使[ʃ]與[u]之間多個短暫的[i]介音（約 6 毫秒），如(7a)。比較之下，英語的 shoe（鞋）國內的 KK 音標為[ʃu]，其間的[i]介音約為 10 毫秒(7c)，因此介音是否應該標記，可以思考，只是東勢[ʃu³³]（書）與[ʃiu³³]（收）有別(7b)，而「書」與「收」在苗栗都讀[su²⁴]。⁴⁷此外，(4n)東勢的[ui]與苗栗[i]的差別只存在於唇音聲母 p, p^h, m, f, v 之後，這其實完全是由於是否把介音/u/劃入聲母的音節現象。⁴⁸



簡言之，東勢客家話的聲母與韻母都透露了一些在地化的訊息，有逐漸往人口較多的主流客家話苗栗或海陸靠攏的語音發展趨勢，雖然每個方言往往為了彰顯「認同」上的特性，而特意保存了某些特別的語音或音韻，例如東勢保留了(4k-l)的韻母，這與瑪莎葡萄園(Martha's Vineyard)的「元音弱化」(vowel reduction，如 *why* [way] > [wəy], Labov 1963)，或如澎湖人把「馬公」讀成/ma kiŋ/，動機都是為了地方認同的語言態度。然而，正如老庄地區的饒平口音已經趨近了東勢，未來東勢的語音也必然會往臺灣客家主流的語音發展。

⁴⁶ 這些語音現象，陳秀琪 (2006a) 稱為「閩南客家話的語音特性」。

⁴⁷ 英語的[ʃ]在文獻上都認為是顎化齒齶後擦音(post-alveolar palatal fricative)，自然會有少許的[i]存在。這裡的發音人為國內某大學的美籍教授（芝加哥地區），錄音時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勢語音聲學還有待更深入的研究，這裡只採一位發音人的語音作對比，發音人為東勢籍客家教授。

⁴⁸ 客家話之唇音聲母與/ui/韻母的音節結構現象，請參見鍾榮富 (1991, 1994)。

最能顯示臺灣客家語音之在地化現象的是來自國語語音的影響，使許多日常的口語之中出現了國語與客家話融合的新語音，且以三個類別來檢視相關的現象。⁴⁹第一種是直接把國語的語音帶入客家話，⁵⁰例如「公布」的「布」客家話原讀[p^hu⁵⁵]，但目前已經逐漸變為不送氣的國語聲母而讀成[pu⁵⁵]，相類似的還有「從來」[ts^huŋ¹¹]，推動[t^hui³³]，非當[ts^hoŋ¹¹]，編書[pian³³]」等等。第二類是聲調受到影響，例如「年紀」的「紀」客家話原讀上聲[ki³¹]，但由於國語讀第四聲，因此客家話被唸成[ki⁵⁵]，表演的「演」原讀陰平[ian³³]，由於國語「演」讀第三聲，而使客家話唸成[ian³¹]。第三類是區分兩讀，借自國語的用國語訓讀，原來的客家詞彙則維持原讀音，例如「營」，客家話原讀[iaŋ¹¹]，如「軍營、左營」，但國語讀[iŋ³⁵]，客家話新詞多唸成[in¹¹]，⁵¹如「經營，營利，營造，營養」等。又如「計」客家話原讀[ke⁵⁵]，如「美人計，計畫，計策」等等，但是國語讀[tɕi⁵¹]，因此比較新的客家詞彙如「會計，計程車，計算機」等等「計」多讀為[ki⁵⁵]。這些國客語音融合的現象在年輕一代更為盛行，未來的臺灣客家話應該無法擺脫這種趨勢。

3.5 台灣客家話在地化的啟示

文獻上有關「在地化」的研究標的，大都以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現象為主，特點是：英語為外來語言，由於殖民之故而成為官方以致於民間日常的語言，或者說英語成為當地的共通語言(*lingua franca*)，因此英語在政治、經濟、教育上肩負全國政令之宣達與溝通的重任，例如印度境內的語言繁多，彼此無法溝通，只能靠英語做為「溝通語言」。「國語」在台灣的地位與英語在印度、奈及利亞、馬來西亞等國頗為類似：(a)國語本為外來的語言而非原有大多數人口的母語，(b)由於政治力的介入，透過「義務教育」政策，成為當地的共通語言。由於政治強勢語言的長驅直入，難以避免地受到當地大多數人口之母語影響，遂有「在地化」的結果。換言之，「在地化」現象大都為殖民語言為了達到統治目的而接納當地被殖民語言的部分語法結構（語音、詞彙、句法），經歷相當時間之後，逐漸形成的語言現象。

台灣的客家話之「在地化」的背景卻大異其趣。首先，客家話從未扮演「主流」、「強

⁴⁹ 這些語音或讀法可能會被認為是「乖誤」(errors)，這當然也涉及「乖誤」如何認定的問題（請參閱曹逢甫 1993: 132-160 的討論），但是操這種口音的人口越來越多之時，這種中介音(interlanguage)正好說明「在地化」的過程。

⁵⁰ 這裡的語音例子均為四縣口音。

⁵¹ 客家話沒有[iŋ]的韻母，因此很自然會把國語的[iŋ]調適(adapt)成[in]。這部分正好說明對比分析假設(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 Lado 1957)的預測是正確的，正如臺灣國語把「難」唸成[lan]，是由於母語的干擾(native language interference)，限於篇幅，對於對比分析的源流、預測、及第二語言習得在國台客語之間的干擾，請參見鍾榮富 (2006b, 2010c)。

勢」或「殖民」者的語言角色。其次，客家話未因政治、經濟、教育上的溝通功能而獲得應有的尊重或重視。第三，客家話在人口數量上絕對不是多數。然而客家話卻是生存夾縫中的語言，總是在主流語言與在地語言的夾縫中，為了求取生存為了謀生，而不斷自我調整，不斷吸收當地語音、語彙或句法，以增加溝通能力。如今「客家話」散佈在漢語區的各角落，從河南到四川，從兩廣到台灣，每個地區的客家話都因在地化而吸收了不同的當地語言特色，形成方言繽紛，最後導致彼此無法相互溝通的獨特現象。基於這樣的認知，臺灣的五種客家話本質上都是到了各地之後在地化的結果，孱雜的是不同地方的口音，實在不必過於堅持某腔的特性，而必須讓臺灣客家話自我成長，這基本上正好是臺灣閩南語的融合經驗之路。

4. 結語

客家人由於歷史上多次的遷徙與山居的習性，個性趨於保守，防禦性強，內斂而不善於交際，不善於自我表達。山居耕地逼仄，往往生活窘困，故略有安定即相當滿足，這可以由客家人多從事公務人員，多以教師、醫師為業，這些工作只需謹言慎行，遵守法規，不需要太多的創意，更不需求人。客家人保守，缺乏冒險的個性，使客家沒有雄才大略的企業家，沒有富可敵國的商人。有些因時代造就的政治強人，多已經沒有客家意識，無法為客家發聲，甚至還必須犧牲客家利益。

台灣的客家人，無法遠離台灣歷史、社會之中的動盪與巨變，而親身參與了日據時代的皇民化運動、國民政府推行的國語運動、民進黨政府推行閩南語運動，結果在語言與文化中，留下了許多在地化的痕跡。

本文以宏觀的角度，試圖從台灣目前學術界與行政部門共同認知的五或六種客家話（苗栗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及六堆四縣）之語彙及語音篩檢在地化的現象。這是很初步的研究工作，未來亟需要更多的研究投入，藉以彰顯客家人在台灣歷史與文化建構之中，從未缺席。由於時間與篇幅受限，本文無法深入討論客家句法或語用方面的現象。一般而言，句法與語用目前對於兩岸客家話比較研究不多，成果有限，但是根據我個人前往大陸各地區做田野調查的經驗，兩岸的客家話在句法語用的表達上，頗有差距，可見台灣客家話在句法結構上趨近於閩南話或國語，特別是「有」字句的用法，但是客家句法之在地化現象將另文專門討論。

引用文獻

- Bellow, Saul. 1944. *Dangling Man*. London: Penguin.
- Chung, R. F. 1996. *The Segmental Phonology of Southern Min in Taiwan*. Taipei: The Crane.
- David, Maya Khemlani, and Francisco Perlas Dumanig. 2008. Nativization of English in Malaysia and the Philippines as Seen in English Dailies. *Philippine Journal of Linguistics* 39.1: 1-23.
- Hamann, Silke. 2003. *The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of Retroflexes*. Utrecht: LOT Press.
- Kachru, Braj B. 1982. English in South Asia. *World Englishes*, ed. by Braj B. Kachru, 353-383. Champaign,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Kachru, Braj B. 1983. *The Indianization of English: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Ind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chru, Braj B. 1986. *The Alchemy of English. The Spread, Functions and Models of Non-Native Englishes*. Oxford: Pergamon Press.
- Kachru, Braj B. 1987. The spread of English and sacred linguistic cows. *Language Spread and Language Policy: Issues, Implications and Case Studies*, ed. by Peter H. Lowenberg, 207-228.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Kachru, Braj B. 1997. World Englishes and English-using communities.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7: 66-87.
- Kuhn, Thoma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iang, Clyde. 1992. *The Hakka Odyssey & Their Taiwan Homeland*. Elgin, PA: Allegheny Press.
- Kubler, Cornelius C. 1985. *The Development of Mandarin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Language Contact*. Taipei: Student Book Co. Ltd.
- Labov, William. 1963. The social motivation of a sound change. *Word* 19: 273-309.
- Lado, Robert. 1957.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Applied Linguistics for Language Teachi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Norman, Jerry. 1988.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blide, Thomas. 1984. *On the Nativization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Nigeria*. Ibadan: University of Ibadan.
- Schilk, Macro. 2011. *Structural Nativization in Indian English Lexicogramma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丁邦新. 1998. 《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 _____. 2008. 《中國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 王 東. 1998. 《客家學導論》。台北：南天出版社。
- 世界華語文教育會編. 2012. 《國語運動百年史》。台北：國語日報出版社。
- 朱曉農. 2010. 《語音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 吉川雅之. 1998. 〈大埔縣客家話語音特點簡介〉，李如龍、周日健主編《客家方言研究》，158-173。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江俊龍. 1996. 《台中東勢客家方言詞彙研究》，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_____. 2003. 《兩岸大埔客家話研究》，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 江敏華. 1998. 《台中縣東勢客語音韻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中杰. 2007. 〈屏東市林仔內的揭陽河婆客家話：兼論海陸客語聲調類型的起源〉，《客家社會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53-78。台北：文津出版社。
- 呂嵩雁. 1993. 《台灣饒平方言》，東吳大學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如龍、張雙慶. 1988.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李厚忠. 2003. 《台灣永定客話研究》，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瑞光. 2011. 《屏東市林仔內河婆話之音韻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語言及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房學嘉. 1985. 《客家源流探奧》。台北：武陵出版社。
- 林倫倫. 2000. 《廣東方言與文化論稿》。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 林慶勳. 2001. 《台灣閩南語概論》。台北：心理出版社。
- 邱湘雲. 2010. 《海陸客家話詞彙研究》。台北：天空數位圖書出版社。
- 客家委員會. 2010. 「客家好客」網站。
- 洪惟仁. 1985. 《台灣河佬語聲調研究》。台北：自立晚報出版社。
- _____. 2011. 〈台灣西北海岸的語言分布與閩客互動〉，《台灣語文研究》6.2: 29-64。
- 徐汎平. 2010. 《廣東五華客家話比較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徐貴榮. 2002. 《台灣饒平客家話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_____. 2005. 《台灣饒平客家話》。台北：五南出版社。
- 徐瑞珠. 2005. 《苗栗卓蘭客家話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語言暨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涂文欽. 2011. 〈彰化縣閩南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台灣語文研究》6.2: 111-146。

- 涂春景. 1998. 《苗栗卓蘭客家方言詞彙對照》。自印。
- 高宗熹. 1992. 《東方的猶太人—客家人》。台北：武陵出版社。
- 高 然. 1998. 〈廣東豐順客的分布及其語音特徵〉，李如龍、周日健主編《客家方言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33-145 頁。
- 袁家驊. 1960. 《漢語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崔榮昌. 2011. 《四川境內的客方言》。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曹逢甫. 1993. 《應用語言學的探索》。台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 _____. 2000. 〈臺式日語與臺灣國語一百年來在臺灣發生的兩個語言接觸實例〉，《漢學研究》18卷特刊：273-296
- _____. 2011. 〈台灣閩南語共同腔的浮現：語言學與社會語言學的探討〉，第十二屆閩語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中央研究院。
- 曹逢甫編. 2011. 《從語言接觸看南方底層效應》，國立清華大學語言所研讀會結案報告。
- 梁秋文. 2004. 《美濃客家話的聲學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語言暨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莊英章. 1994. 《家族與婚姻：台灣北部兩個閩客社區的比較》，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
- 許極燉. 1989. 《台灣語概論》。台北：台灣語文研究發展基金會。
- 陳秀琪. 2000. 《台灣漳州客家話研究—以詔安話為代表》，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_____. 2002. 〈中古精莊知章母在客家話的發展〉，謝棟元主編《客家方言研究》，85-101。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_____. 2006a. 《閩南客家話音韻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 _____. 2006b. 〈語言接觸下的方言變遷—以台灣的詔安客家話為例〉，《語言暨語言學》7.2: 417-434
- 陳淑娟. 2002. 《桃園大牛欄方言的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 陳運棟. 1978. 《客家人》。台北：東門出版社。
- 教育部. 2012. 《客家語拼音方案手冊》。台北：教育部。
- 彭盛星. 2004. 《台灣五華（長樂）客家話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佳文. 2004. 《台灣東勢客語表性狀詞的語義分析》，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菊芳. 2011.《台灣客家民間敘事文學—以渡台悲歌與渡子歌為例》。台北：南天書局。
- 黃菊芳、江敏華、鄭錦全. 2012.〈後龍海陸客家話的語音變異〉，《臺灣語文研究》7.1: 129-150。
- 黃菊芳、蔡素娟、鄭錦全. 2012.〈台灣雲林縣崙背鄉客家話分布微觀〉，鄭錦全編《語言時空變異微觀》，95-123。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楊時逢. 1957.《台灣桃園客家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 22。
- 楊國鑫. 1993.《台灣客家》。台北：唐山出版社。
- 溫秀雯. 2003.《桃園高家豐順客家話音韻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溫昌衍. 2006.《客家方言》。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 董忠司. 1995.〈台灣漢語方言影響下的若干「國語」聲母變體初稿〉，《語文學報》（新竹師院）2: 1-28。
- _____. 2001.《福爾摩沙的烙印—台灣閩南語概要》。台北：行政院文建會。
- 廖烈震. 2002.《雲林崙背地區詔安客家話音韻研究》，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廖偉成. 2010.《臺灣詔安客語介詞研究—以雲林縣崙背地區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佐泉. 2003.《客家歷史與傳統文化》。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
- 劉義章、陳世松. 2001.《四川客家歷史與現狀調查》。重慶：四川人民出版社。
- 鄧盛有. 2000.《台灣四海話的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_____. 2013.《台灣海陸及其原鄉客家話的調查與比較研究》。台北：天空數位圖書出版社。
- 鄭錦全. 1994.〈漢語方言溝通度的計算〉，《中國語文》1: 35-43
- 盧彥杰. 1999.《新竹縣海陸客家話詞彙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賴文英. 2004.《新屋鄉呂屋豐順腔客話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語言暨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賴淑芬. 2004.《屏東佳冬客家話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語言暨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_____. 2011.《台灣南部客語的接觸演變》，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 賴維凱. 2008. 《高樹大路關與內埔客家話比較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駱嘉鵬. 2006. 〈閩客方言影響下台灣國語的音韻特點〉，第一屆馬來西亞國際華語語言學研討會論文。吉隆坡：馬來亞大學。
- 謝棟元. 1994. 《客家話北方話對照辭典》。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
- 鍾榮富. 1991. 〈客家話的[V]聲〉，《聲韻學論叢》第三輯，435-455。台北：學生書局。
- _____ . 1994. 〈客家方言的唇音異化研究〉，謝劍與鄭赤琰主編《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571-592。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 _____ . 2004a. 〈逢山必有客—客家的夥房與文化〉，《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4年4月3-4日。
- _____ . 2004b. 《台灣客家語音導論》。台北：五南出版社。
- _____ . 2006a. 《高雄客家行腳》。高雄：高雄市客家事務委員會。
- _____ . 2006b. 〈四海客家話形成的規律與方向〉，《語言暨語言學》7.2: 523-544
- _____ . 2008. 〈新加坡華語的特色與文化在教學上的角色〉，《華語文教學研究》8:1-27。
- _____ . 2010a. 〈東勢客家話的捲舌擦音〉，《語言暨語言學》11.2: 219-248
- _____ . 2010b. 〈大陸原鄉、新加坡與台灣大埔客家話之比較研究〉，黃賢強編《族群、歷史與文化：跨域研究東南亞和東亞》，637-652。新加坡：八方文化。
- _____ . 2010c. 《對比分析與華語教學》。台北：正中書局。
- _____ . 2011. 〈台灣客家話的接觸與語言變遷〉，國立清華大學語言所研讀會「從語言接觸看南方底層效應」論文。
- _____ . 2012. 〈臺灣南部客家話分類的語音指標〉，鄭錦全編《語言時空變異微觀》，1-27。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鍾麗美. 2005. 《屏東內埔客語的共時變異》，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語言暨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羅香林. 1933. 《客家研究導論》，1981年台北：古亭書屋印行。
- 羅肇錦. 1984. 《客語語法》。台北：學生書局。
- _____ . 1990. 《台灣客家話》。台北：台原出版社。
- 羅濟立. 2008. 《客家人統治初期の日本人による台灣客家語音韻、語彙の學習》。台北：致良出版社。

鍾榮富

南台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rfchung@mail.stust.edu.tw

An Investigation of Hakka Nativization in Taiwan

Raung-Fu CHUNG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of Hakka for the time being have been focused on divergence, trying to find different varieties or the difference in accents resulting from different areas. As a matter of fact, Hakka, just like Southern Min, naturally has different varieties. However,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events in Taiwan have great impacts on the developments of Hakka. For instance, Japanese, Southern Min, and Mandarin all played a role of superstratum over Hakka. As is usual the case, Hakka has borrowed a great amount of vocabulary from these three languages. The borrowed vocabulary signifies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Hakka in Taiwan, which makes its difference from the Hakka spoken in Mainland China. In this article, we examined the difference in vocabulary and pho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nativization.

Key words: Taiwanese Hakka, nativizatio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Sixian, Hailu, Raoping, Dongshi, Zhao'an